

记者 师文静

角色是我争取来的

齐鲁晚报:怎么评价《保你平安》中的新角色?

潘斌龙:我在《保你平安》里诠释的是大鹏导演饰演的魏平安的“后辈”,他前妻的现任老公王文学,这个人比较谦和,他跟魏平安保持着不错的关系,是一个很实在,包容,宽厚的人。这个角色很有生活气息。

齐鲁晚报:与大鹏导演多次合作,这次有何感想?

潘斌龙:我跟大鹏导演确实合作很多次了,从出演《屌丝男士》《煎饼侠》到演出脱口秀节目《大鹏吧唧》,再到电影《保你平安》等。大鹏导演是一位特别擅于学习、进步特别明显的导演,我从他身上学到了执着、进取的劲头,这还是挺棒的。很荣幸能够跟大鹏导演一起合作。

齐鲁晚报:与范伟等主演的《立功·东北旧事》是东北悬疑喜剧,怎么评价你饰演的胡廷这个角色?

潘斌龙:《立功·东北旧事》我真的很喜欢,从一开始接到剧本就非常喜欢,我觉得它悬疑感拉得非常满,非常好。

我之前确实没有尝试太多胡廷这类很正面的警察角色。胡廷的人物形象完整,而且内心也比较丰富,我很喜欢这类角色,这个角色是我争取来的。这部剧当时找我演的是另一个角色,我就跟导演说,能不能试试胡廷。胡廷是个很正派的警察,人生还挺压抑,我很想去挑战这类人物。胡廷跟范伟老师也有很多对手戏,我也很期待能跟范老师磨出更多火花。

齐鲁晚报:警察胡廷勇敢正直,但人生遭遇很惨,角色比较压抑,您把这种“憋屈的小人物”演得非常好。此类非喜剧角色表演难度大吗?

潘斌龙:角色的难度跟是不是喜剧关系不大,因为不管是塑造喜剧角色还是其他角色,都要走到人物内心去,你要不停地去靠近人物,去变成他。这个过程会有很多可能性,饰演胡廷这个角色其实我还是蛮舒服的。

塑造角色的趣事也不少。有一场戏,我骑着摩托车带着范伟饰演的商全亮,也就是我“老舅”,去抓偷煤的贼,拍摄时我就跟导演、范老师交流,这段戏可否加一点东西。然后我们三个人就攒了一个“小包袱”。下山之后,我跟老舅有段对话,老舅跟我说,你就应该让我把枪带上,你一把枪,我一把手枪,偷煤的一个也跑不了;我说你的枪支来路不明,很快就会被警察收了;老舅说我的枪怎么来路不明,是你姥爷留给我的;我说我姥爷一个上山采药的,怎么能给你枪。后面的对话,就很有趣了。老舅说你咋知道你姥爷是采药的,我说我姥爷不叫“药匣子”吗?范老师又说你听谁说的,我回答“听彪哥说的”。这个包袱只适合在范老师身上使用,这几番对话现场攒出来之后,大家都挺开心的。

齐鲁晚报:跟一群东北演员演戏,有何不一样的体验?

潘斌龙:跟范老师的对手戏很多,剧中还有一群东北演员一起演戏,而且还说东北方言,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自如的事儿。现

潘斌龙:非常满意现在的状态

《保你平安》中的“后辈”老公王文学、《满江红》里的打更兵丁三旺、《立功·东北旧事》中的警察胡廷、《东北恋哥2》中的“二条”……最近,演员潘斌龙在电影、电视剧中精彩诠释的新角色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

其实,在《无名之辈》《你好,李焕英》《珍馐记》《人世间》《巡回检察组》《你是我的春天》等近年的影视佳作中,观众也总能看到潘斌龙出彩的角色。作为入行多年的实力派演员,潘斌龙的表演事业跨越相声、小品、影视剧、话剧等艺术门类,演绎了各类型角色,尤其是喜剧角色和都市小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,让小角色也焕发光彩。近日,潘斌龙接受了齐鲁晚报记者的专访。



场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我从小就说东北话,演一部东北为背景的剧,还在吉林省拍摄,又全都是东北演员,拍这部戏有回家的感觉,这种体验特别美好。

这部剧每个演员,每个角色都各具特色,比如我有一场跟韩彦博饰演的边第五的审讯戏,这个角色是戏中大反派,韩彦博演得深入骨髓,我看着他闹心。导演说他要示范一下这个角色,结果示范到一半演不下去了,这个“老边”太坏了。那场戏拍完之后,把我气得直打嗝。那还是个夜戏,我打了一夜嗝。老韩真是个好演员。

扔到人堆里认不出来

齐鲁晚报:不少观众很喜欢您在《生活家》中饰演的角色王事成。怎么看王事成这种生活流的角色?

潘斌龙:《生活家》里的王事成是一个特别落地的角色,特别接地气儿。其实,我非常适合这类角色。当时,《生活家》的制片人和

导演都同时想到了我,想找我演这个角色。见面一聊,我也觉得自己确实很适合。因为我本人的样貌基本上扔在人堆里是认不出来的。我有时候去人多的地方,不戴口罩也很少有人认出我来,当然可能是因为我名气不够大,但更多的是因为大家不会觉得我是有距离感的人,这是我的一个优势,这种优势对塑造生活流角色有很大帮助。

齐鲁晚报:综艺节目《我就是演员》中,您的表演尤其是哭戏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《立功·东北旧事》也有很让观众入戏的哭戏。像哭戏这种戏份您会做好充分准备吗?

潘斌龙:我在《我就是演员》节目中,确实演了很多哭戏,因为节目选择的影视片段基本都是情感比较丰富的戏。

其实,会演哭戏这件事,录节目时章子怡老师也问过我。拍《地久天长》片段时,她说大潘你很会演哭戏还是很容易流泪,我说还真不是,演哭戏真的很费劲,我也

很害怕。不过,有了孩子后,我忽然就变得特别脆弱、眼窝子特别浅,很容易跟角色产生很强烈的共情。我演哭戏还真不是凭技巧,而是真切地去感受角色。有哭戏的角色一般内心都会比较丰富,或者人物复杂,认真去感受的话,真的能进入角色。我是这么去准备一些哭戏的。

其实不管什么样的戏份都要做充足的准备,塑造角色,都要做一些功课。这个人或者这类人会说什么话、做什么事,身上有什么特性,都要想明白,这是每个演员都会去做的事儿。

刚做演员的时候,确实会惧怕哭戏,现在会做功课,会把人物理解透,这些戏份都问题不大了。其实,很多戏也不是喜欢和怕,更重要的是看你做了多少功课。

每个角色都让我成长

齐鲁晚报:在表演中,您是一个入戏、出戏都很快的演员吗?

潘斌龙:我之前不理解演员

出不了戏,但是我在《我就是演员》演《亲爱的》片段的时候,真的感受到很难出戏的感觉了。那段戏太压抑了。我没想过出戏,入戏是否要快这个问题,考虑更多的还是得去感受角色,先让自己成为这个角色。

齐鲁晚报:我们都知道您是专业相声演员出身,在中戏系统地学习相声,也有很多小品作品。在这些年的表演中,在选择角色上,会更中意喜剧角色吗?演出的喜剧作品多了,观众给您一个喜剧演员的标签,会不会给您带来一些影响?

潘斌龙:身上带有喜剧标签可能会有一些影响,比方说,我现在非常想接一些内心层次比较丰富的角色,但可能导演和制片人不会想到我。所以,我会尽量地选择不同角色,包括参加《我就是演员》等综艺,也是想让业内人、观众看一下,大潘也会演走内心的戏,演得了的,而且演得还可以。有了喜剧标签后,就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还能演其他角色。我也确实接了一些内心丰富的角色,我觉得都挺好的。

当然,我对喜剧也绝没有排斥的意思,也一直在演喜剧作品。需要争取角色时,可能会去争取我更喜欢的角色,前面也说了《立功·东北旧事》的胡廷就是我争取来的。

能演戏是开心的事儿

齐鲁晚报:您是电影、电视剧、小品、话剧等“多条腿走路”,最喜欢挑战哪种艺术形式?

潘斌龙:这些艺术形式我都喜欢,每种艺术形式都有它的魅力,对我来说吸引力都很大。我不排斥任何艺术形式,选择什么类型,考虑的是时间的安排。比如,这段时间正好工作找过来,我就认真面对它。

齐鲁晚报:部队军人的这一段经历,给您带来的是什么?走上演员之路,更多演的是喜剧作品,你本人生活中也是外放、爽朗的人吗?

潘斌龙:我是军人出身,当了七年兵。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非常大,因为我是在部队学会了跳舞、说相声、演小品,打快板、打架子鼓,这些才艺技能都是在部队磨炼出来的。这些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帮助。比如,我会打快板,就会融入到影视作品。有句老话叫“艺多不压身”,这对我帮助很大。

我本人在生活中有外放、爽朗的一部分性格,跟朋友开玩笑什么的都完全没问题,我有时候也会比较闷,没有纯粹的外放或者纯粹的沉闷,算是正常人。

齐鲁晚报:您的工作量很大,每年都有多部作品播出,您目前对于工作、演戏的心态是什么样的?

潘斌龙:我现在确实工作量挺大的,但对工作和演戏的心态越来越慎重、认真。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阅历的丰富,对每一个角色的认知更加不一样了,更加深入了一些,年龄和阅历对演戏来讲是特别有帮助的事儿。

我对工作的目标一直都很明确,因为我就是想多演戏。做演员能够演戏,这是我最开心的事儿。能够把开心的事变成职业,我就是很幸运、很幸福的人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确实也会沉稳一些,我对现在的状态非常满意。